

靈騷懺悔錄

爛熳叢書之一

# 盧騷懺悔錄



第一書

盧騷懺悔錄 著 張競生譯

上海美書書店發行

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

1——1500

盧騷懺悔錄

第一書

實價大洋三角

著者

盧

騷

譯者

張

競

生

發行處

美的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

四百四十二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盧騷懺悔錄

## 序

譯者

這第一本的盧騷懺悔錄，由我幾日來，從原文（法文）所譯成。當筆一持起時，小孩來，保姆來，朋友來，用人來，一氣來或陸續來，來攪亂我的工作。幸而這是我前時稍讀熟的書，故此遭譯筆雖草率，而於原意不錯誤；文字雖不佳，自信尙足以達旨。至其所以急於出版者，不是爲名，也不爲利，不過爲社會急切的需求與「美的書店」的信用而已。（

因書店已宣告此書出版好久，以致來問者很多）

盧騷的文字極爲醇厚，而且在醇厚中，覺得他的尖銳。我個人則愛他的「雙扣句法」，即一句中常含有二個相成或相反的意義在內。可惜此種句法在中文極難譯出。不善用筆者，反而變成爲俗套的「仗句」，或成爲拖踏的繁文。我曾請友人譯此書，及文成，覺得其拖踏不可用。但我不知自己的文又已經流入於俗套未曾？

可是，我們介紹此書的目的，不僅在文字已也，又希望盧騷之魂來降臨於此邦。誠以盧騷爲自然主義，及浪漫派，與情感文學，的首領。他的民約論爲世界革命的前鋒。他的

野美兒爲自然教育的先聲。他的具有文學與哲理兩長的懺悔錄實集情感派的大成。他的功勳豈是一班胸有成見的古董所能汗蠟抹煞？一個天才而又富於奮鬥的盧騷，當然不能全璧無瑕，豈能因其些錯誤而遂忘其大德？我人爲崇拜其學說而欽仰其人，豈必學其惡而遺其善？故我們不妨爲浪漫派，但不必學盧騷的放下五個子女於育嬰院。（除非到兒童公育之時）我們不妨主張自然主義，但不必效他反對文明。我們崇仰情感，但不必去蠟視理智。盧騷有他的偉大，我們有我們的偉大，正不必相模仿，也正不必因盧騷有些錯誤而遂蠟視其偉大。知乎此理，然後可與談盧騷。

盧騷之魂來兮，

浪漫又爛熳兮，

爛熳之花已開遍了；

浪漫潮流的轟擊，

尙無已時，將無窮期！

民國十七年時正仲春，百花盛開，春潮正漲之時，也正日兵屠殺濟南之日，感懷世事，聊歌以當哭耳。

# 最近出版的新書

愛情定則討論集

張競生著 甲種實售九角  
乙種實售七角

留歐外史

黎錦暉編 甲種實售六角  
乙種實售五角

靄理斯婚姻論

楊虎嘯 金鍾華合譯實售四角五分

擁護革命的情人制

金滿成著實售四角

▲情化雜誌創刊號

張競生主編 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二角  
零售二角

# 盧騷懺悔錄

張競生譯

第一書（一七九一—一七九三年）

我現在來成就一個前無倫而後無繼的計劃，在把一個人十足的天真給予世看。這一個人將來一經寫就了，就是我。

惟有我，纔知我自己的心情。又我識人多，確知自己與別人不同，敢說恐與全世界之人類不一樣。我或者不會比人

好，但至少，是另外一個人。造物於我獨厚耶抑獨薄？請看完此書後纔去下判斷未遲。

不管在何時我的輓歌一唱，我即持此書不愧地向那最高的裁判者說：「我，就是這樣做，這樣想，這樣人。善與惡，我均一樣說出不欺瞞。好的不添多，劣者也不減少；若有時筆下稍爲潤飾些，這不過偶因記憶力不全，故不得不求助於修詞以補漏。我或將本無其事者誤會以爲有，但終不肯明知其假者武斷以爲真。可鄙與可惡，善良，慷慨與高尚，一如其事以直書。揭開我心使你看如看你自己的心一般的明瞭。自然之神呵！請你招集無數的人類來聽我供招。使他們鄙

視我的不端。使他們悲憫我的困苦。又使他們各各如我一樣誠實不欺地供招於你神的壇前，我不知其中有一人敢否這樣說：「我比這人較佳呵」。

我生於日內瓦（瑞士國大城說法國話——譯者——時在一七一二年，父母均爲此地的市民。一個薄產又分爲十五份，父所得的幾等於零，惟有全靠其精良的鐘匠藝術以生活。母是主教之女較爲富裕，而且甚智慧與美麗。我父得她甚爲艱難。他們愛情可說與生俱來：八九歲大常同散步。到十歲時已經彼此不能分開。相憐與同心，由親密的過從遂而又增加了一層的同情。他倆生來都是溫柔與情感的，只待時候一到，

彼此就成爲一體的和諧；實則，這個時候已到好久，他倆心相印已經許多時了。無情社會雖不准這樣容易成功，有定姻緣正因其愈挫折而愈真摯。年少情男不能得到他的情女以至於憔悴悲哀。她勸他遊歷以忘憂。他遵命而終不能忘懷，及其同時比前更加多情。她呢，對他照前一樣溫柔與真正。經過這番試驗，他倆更覺彼此非終身相愛不能互相慰藉；他們以此自誓，上天也贊助他們這樣的成功。

說來真巧妙，我母的弟弟又與我父的妹妹相愛。可是，我這個姑母須要她的哥哥能與她情人的姊姊成婚然後允許他成爲伴侶。「愛能調和一切的」，兩對少年，各如其願，同

日竟然結婚。如此，我的舅父變爲姑母丈夫，兩造子女成爲雙料的表兄妹。成婚一年彼此各又生了一個小孩，隨後兩位丈夫又不能不離開他們的愛妻。

舅父是工程師，服務於匈牙利，在伯格拉一役曾著戰功。我父於生我惟一的哥哥之後，遂往土耳其京城爲皇室鐘匠。在此別離時間，我母的美麗，智慧，與才思，曾引動了許多人的鑒賞。法國代表拉格羅西對她尤爲傾倒。試想三十年後，他對我談及她時尙有餘情，這也可以見出他當時熱烈的情感到何種地方了。但我母貞操自守，真實愛她的丈夫。她催他回家。他放業一切立即回來。我便是這回所生的悲果。

十月之後，羸病的我雖出世，但我母竟因產育而亡去，我一生的慘劇，也就從此開始矣。

我不知我父怎樣忍受此種損失，我只覺他永無安慰之期。他見我似有他的愛妻在內，他又永不忘我是害死她之人。當他抱我親吻我時，我常覺得他嘆氣窒息，無窮怨恨在無限溫柔的撫摩中，愈使我覺得這樣撫摩分外慈善。當他對我說：「若克兒，我們談你母親吧」，我常這樣答：「呵！父親，我們一同哭泣也」；僅這句話，已使他淚落如麻。「噯！他悲哀向我說，把她還我，使我對她有所安慰，望你填滿她對我所欠缺的心靈。我愛你豈只因你是我的兒子呢」？自他

妻死四十年之後，他雖在後妻的腕上瞑目，但對於前妻之名念不絕口，她的印象已鏤入在他的心中。

生我者就是這樣的人。許多恩典上天所給他們的，只有一個善感的心，是由他們給我遺下。這個善感的心，在他們雖是幸福的根原，在我呢則爲一切悲慘的結果。

我生時幾等於死；極少希望有保存的可能。禁尿病產下就有，到老愈利害，有時雖偶然好些，但同時又生出了較凶的別病來。幸有一姑母，用她慈善與智慧和大功夫將我救活。當我寫此時，她尙在人間，八十老嫗，仍然服事比她較年少而犯有酒精病的丈夫。可敬的姑母，我原諒你使我生存，又

怨恨我不能將你昔日養育之恩報答在你垂暮之年！我的保姆也尚健在。你這雙使我張目之手，定能爲我死時閉眼之用！

「我未能思想，就先有感覺」：人類本是如此的，而我比他人特別爲然。說起五六歲前的事情，我現今記不來。我又不知怎樣習讀，今祇記得一些讀本與其效果而已，這也算是我認識自己的起源。我母放下許多小說，父親與我晚餐後一同取觀。初始不過使我從這些趣味書中練習字句；不久，興味愈來愈大，父親與我互相誦讀，夜夜如此不輟，每執一卷非讀到結束不休。有時，父親聞晨燕呢喃樑間，慚愧地說：「我們去睡吧；我比你更小孩氣了」。

在短時間中，從這樣危險的方法，使我不但對於書句太易上嘴唸，與太易用耳聽，而且使我——七歲小孩，獨一的聰明完全爲情慾所操縱。對於事物，我一無所知；但一切情慾，我又一無不知。我全無感悟，我只有感覺。這樣混亂的衝動使我一椿一椿地放在心頭。此時理智尙未發生，故無妨害。但使我另外構成一種觀念，以爲人生應當完全如小說人物一樣的奇怪與荒唐。雖在後來有了種種的經驗與回思，但終不能解除我這個小說式的人生觀。

一七一九——一七二三——在一七一九年之夏，小說全讀完。其年之冬，另有別種讀本。母親的遺籍已看盡，遂求